airiti

華人宗教研究　第十二期
2018 年 7 月　頁 45～73
10.6720/SCR.201807_(12).0002

祖師與地主：民間道壇歷史的文本構成
——以浙江泰順南部為例*

祁　剛**

摘要

位於浙江南部的泰順縣，與福建北部毗鄰，其地方歷史、文化兼有閩浙特色，及至泰順地方道教的歷史面貌，亦是如此。本研究以泰順南部的藍氏、雷氏等民間道壇祖傳的「祖師科」、「地主科」等請神簿冊爲主，藉由其他科本以及家譜、方志等教內、教外文獻的參證，運用當地原生的「書面」、「書底」的概念加以解析，系統論證了二者構成道壇歷史之時間脈絡、空間範圍的表達方式與文本邏輯。事實上，這一帶有「知識考古」意味的文獻研究也試圖進一步表明，泰順南部地方道士社會網絡的形成及其知識流動，不但是地方道教歷史研究的主要內容，同時也是宋元以來溫州乃至於整個浙南閩北道教地方化這一歷史進程的重要環節。

關鍵字：泰順、祖師科、地主科、時間、空間

---

* 本文係中國全國博士後科學基金面上資助項目「明清以來的道教地方化——浙南地方道教儀式文獻研究」（課題號：2017M612138）的階段性成果。筆者在此謹向張侃、林振源、巫能昌等師友所給予的指正和建議，表示感謝！本文在審查過程中復得匿名評審專家惠賜修改意見，謹致謝忱！唯本文或有疏漏之處，概由筆者自負其責。

** 廈門大學中國史博士後科研流動站/民間歷史文獻研究中心。

airiti

前言

有關中國道教歷史的文本書寫，宮觀道教有道法經典、宮觀志書等，可彰可考，而地方道教、民間道壇的科書經本、儀式文獻，不乏其端。一般認為後者的文獻價值或因缺乏足夠的系統性而不如前者，忽視其作為史料的文獻底層。亦因如此，民間道壇的歷史顯得游離於地方道教歷史之外，難以構成道教地方史的史實基礎，[1] 遑論成為中國道教歷史的一部分。相較言之，兩類文獻之間的差異，與其認為是歷史敘事的文本差異，毋寧認為是編纂者、書寫者的社會差異，尤其是道士群體的組織方式、組織化程度的不同——一方是以宮觀道院為固定修真場所的道士團體，一方是在家火居以道壇為核心的道士、法師個體。在團體化、個體化這兩種看似不同的組織形態之間，我們應當意識到「根本上是獨立自主的而且本質上是地方性的」民間宗教，往往是其他「高等」宗教得以建立的基礎和自我定位的參照。[2] 至於個體化的民間道壇組織及其歷史構造，可自其組織傳統摶成的制度淵源、時代契機與社會背景予以進一步探討和研析。

爰此，本文以浙南泰順南部地區藍氏、雷氏等民間道壇祖傳的請神簿冊（祖師科、地主科）為基礎文獻，考察「書面」（文本面貌）、「書底」（文獻底層）的聯繫與區別。[3] 泰順縣位於浙江省溫州市西南部，鄰近福建省。就泰順縣內的區位來看，三魁、仕陽、龜湖、雅陽等南部鄉鎮地處浙江、

1　編纂於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溫州道教通覽》，其歷史記述以溫州地區的名山宮觀及各縣道教協會為主要內容。當時缺乏對民間道壇的深入調查，《通覽》對平陽、蒼南等縣民間的祧公（師公）及其道壇歷史的記載，幾近於無；對歷史上沒有宮觀、現實中沒有道教協會的泰順縣道教，失載無聞。詳參周孔華、阮珍生、葉聖益、周國鈐等編纂，《溫州道教通覽》。

2　勞格文（John Lagerwey）撰，譚偉倫譯：《詞彙的問題——我們應如何討論中國宗教？》，《法國漢學》（第七輯），「宗教史專號」，頁 262。

3　「書面」與「書底」係泰順當地道士慣稱，通常指代新抄科本、祖傳老本，進而可以引申為文本面貌、文獻底層。在儀式實踐層面，則有「手面」與「班底」與之分，即面上功夫與看家本領或本門秘技。

airiti

福建兩省交界，歷史上一直與福鼎、壽寧、福安等縣聯繫密切，受到了福建地域文化的影響。[4] 專就泰順南部的祖師科、地主科等儀式文獻解讀而言，這一帶有「知識考古」意味的文獻考察，不單是對道士書寫行為的近距離觀察，也是對其人、其書、其事背後的道士生活與道壇歷史之深入理解。照此理解，泰順南部地方道士社會網絡的形成及其知識流動，無疑也是宋明以來溫州道教地方化歷史進程的重要一環。

一、祖本宗師：道壇歷史譜系的主幹

中國道教早期的傳承、傳佈無不與家族活動密切關係。「天師道」、「五斗米道」的教團形態皆以家族成員為組織核心，以血親關係作為傳教途徑。[5] 此一情形至宮觀道教時為之一變，宮觀師徒相授取代了原先的家族傳承。這種從血緣、親緣向地緣的轉變，客觀上適應了廣泛傳教的現實需要。宋元時期，天心派等道派組織通過虛擬血緣制——師徒在法統上類似於父子關係，構建了本派祖師信仰及「師派」觀念，隨之也形成了完整的家書科儀，[6] 給本派祖師上「家書」的儀式，祈求祖師庇佑，保證道教法術靈驗等。正因如此，祖師科本為民間道壇的歷史研究提供了時間框架與人物線索，是認定道壇歷史的主要依據。就以師承為主的道壇歷史研究來說，一類以「道士在法場或醮典等儀式中召請的祖師」作為歷史敘事的脈絡，一類以譜牒文獻中的世系作為其年代參照。[7]

與此同時，亦應認識到祖師科本、家族譜牒作為此類研究的文獻基礎，

---

4 林拓，《文化的地理過程分析：福建文化的地域性考察》。

5 曾維加，〈〈太平經〉中的家族倫理觀及其在道教組織中的表現〉，頁 229。

6 李志鴻，《道教天心正法研究》，頁 179-195。

7 相關成果，丁煌，〈台南世業道士陳、曾二家初探：以其家世、傳衍及文物散佚為主題略論〉；葉明生，〈閩西南道教閭山派傳度中心永福探秘〉；勞格文撰、許麗玲譯，〈臺灣北部正一派道士譜系〉；勞格文撰、許麗玲譯，〈臺灣北部正一派道士譜系（續篇）〉；謝聰輝，〈大人宮翁家族譜與道壇源流考述〉；祁剛，〈清代泰順東部閭山道壇源流考〉。

airiti

其局限性十分明顯。例如，追溯五代以上的道壇歷史，僅憑「祖師科」所載道號、名諱幾無法查考。又如，單一文獻研究無法實現道壇歷史的建構。這是因為在道教組織地方化的過程中，血親、地域是其得以成立的關鍵因素。及至民間道壇堅持家傳道法的傳統，固然確立了父子相傳為主的師授體系，但同時並不排斥外姓、外地弟子的師學。因此，有關「祖師科」書面的文本分析，須以家譜等其他文獻相互參證的方式解讀，大致分為：教內文獻互證，以其他道壇文書或其他科儀文本旁注；教外文獻互證，間以家譜、墓誌、碑銘等參證，而教外文獻又以家譜居多。

在泰順南部的民間道壇中，道壇的祖傳歷史通常有祖師科本、家譜世系兩套記述方式，二者時有抵牾。以仕洋藍氏炁真保元靖顯興壇為例，其世業道壇的家族歷史也見諸家譜，據民國《趙洋藍氏族譜》「世系」、「人物」所載，詳細有如：

表 1、藍氏家族道壇的傳承世系

代際	本名	奏名	轉奏法名	生卒年月	備 注
第一代	藍德穩	藍靈真	藍法靈	1755-1828	
第二代	藍明書	藍通真	藍法通	1791-1854	德穩之子
第三代	藍光裕	藍達真	藍法達	1820-1893	明書之子，號敬齋
第四代	藍道澤	藍顯真	藍法顯	1848-1912	光裕長子，號善國
	藍道寵	藍應真	藍法應	不詳	光裕幼子
第五代	藍紹籙	藍允真	藍法允	1905-1990	道澤之孫，號濟山
第六代	藍禮德	藍榮真	藍法榮	1951-1994	紹籙之孫
	藍禮文	藍保真	藍法保		禮德之弟
第七代	藍昌懷	藍淵真	藍法淵	1981-	禮德長子

趙洋村位於泰順縣仕洋鎮中部，去福建福鼎、柘榮等縣不遠。家譜記載，藍氏第一代開基祖子有公於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自平陽縣莒溪遷

airiti

來此地，後生二子藍德原、藍德穩。乾隆間，藍德穩學法於縣內薛宅錦溪境普后村道士薛洪真，是為藍氏「炁真保元靖顯興壇」之始，至今已傳七代。若按家譜所述，薛洪真應係藍氏道壇的傳教祖師才是。但參諸藍氏道壇歷代行用的《靈寶謝神請師爺科》（以下簡稱《師爺科》，詳見附錄 1），這一推論並不成立。

藍氏《師爺科》文本內容大體上分請神、請師兩部分。請神之什，自三清以下分別尊請道教神祇、教派神明、地方神靈。請師之什，又將諸師分作「祖本宗師」、「前傳後教」兩類。茲將《師爺科》中「祖本宗師」部分，節錄如下：

> ……**傳罡度法歷代神頭師，壇上祖師、壇下度師**，七十二部細法仙師，朝侯尊主，祿壽師爺，**開光贊化救苦先生寧眞人**，東夆林先生，金嬉魏先生，**祖師**碧山魏先生，太素魏、海雲魏先生，金林劉先生，源清劉先生，活源劉先生；**度師**石溪詹先生，善緣詹先生，深澗林先生，炳旺林先生，文通師公章先生，華眞師公章先生，時眞師公章先生，成眞師公章先生，演眞師公章先生，世達師公章先生，王處眞先生，金法眞先生師爺，翁法顯師公，徐德實師爺，陳法通師公，陳永眞師公，陳元眞師公，劉印眞師爺，陳尅仁師公，劉士元師爺，劉振東師爺，錢法興師爺，王法顯師爺，王法吉師爺；
>
> **壽寧清度陳法眞師祖**，徐德輔師父，季法興師公，季法顯師公，季靈眞先生，**師太祖**章顯眞師公，**師祖**章靈眞師公，**傳教師**季明眞先生，章正眞師公，章道眞師爺，章聖眞師公，章順眞師爺，章憲眞師爺，章楊眞師爺，**傳教師**章明眞先生，章恆眞先生，章惠/元眞先生，陳靈眞先生，**傳教師父**陳應眞先生；
>
> **趙洋太祖**藍靈眞，**師祖**藍通眞師公，藍達眞師公，藍顯眞先生，**藍應眞先生**。

airiti

今本《師爺科》係藍氏道壇第五代道長藍允真於 1976 年 12 月（同年 10 月，文革結束）僅憑記憶「再抄返生」。[8] 又見科書中藍氏祖師止於第四代「藍應真」，故知原本早年亦成於藍允真之手。藍允真最初所書《師爺科》以家傳舊本為書底，重新謄抄時在「祖本宗師」部分補充、加入了藍氏上一代的祖師道號。其時與藍氏族譜修纂年代相近，當不晚於民國三十八年（1949 年），而「薛洪真」止見於譜牒，未見諸《師爺科》。以此推知，民國之前的藍氏《師爺科》底本中就沒有「薛洪真」，且這種失載很有可能肇自乾隆時的藍德穩，詳見下文。

祖師科本中的道人名錄儘管顯得雜亂無章，但在泰順地方道士看來，「前傳」諸師之中只有祖師、度師、傳教師方可視作本壇、本家的「祖本宗師」，再按各自年代先後綴補成序。這就意味著在一般師學關係的基礎上，以傳法授籙為核心的道法傳承，[9] 是當地民間道壇認定、追認祖師的重要依據。據此，不妨再以道壇為基本單位，進一步釐清藍氏、章氏、陳氏等道壇的師承關係。正如圖 1 所示，試圖從藍氏《師爺科》紛亂的道人名錄中，勾勒出宋元以來、明清時期的道法傳承譜系的徑路與節點。有理由相信，這類祖師科本的文本面貌是「層累地造成」的結果，反映了一個以傳法授籙為「法緣」核心的依附式道法宗派不斷形成的過程。[10] 而不同道壇之間基於師門、法派認同的依附形式，大多又表現為地域聯合的共同體。

8　書中落款，「公元丙辰年十一月初十、十一日再抄返生用便利，藍允眞七十二歲抄付孫禮德行用大吉，代代發達」。

9　在古代道教的授籙儀式中，授籙作為一種身份建構的方法，旨在讓普通人進入教團和名義上的神仙世界，成為神聖世界的成員，是個人身份變化的根本變化。詳參劉仲宇著，《道教授籙制度研究》，頁 209-211。

10　以道法傳承為核心的「依附式」道教宗派，存在著類似「法緣」的關係紐帶。「法緣」概念的借鑒，參看張雪松，《佛教「法緣宗族」研究：中國宗教組織模式探析》。

airit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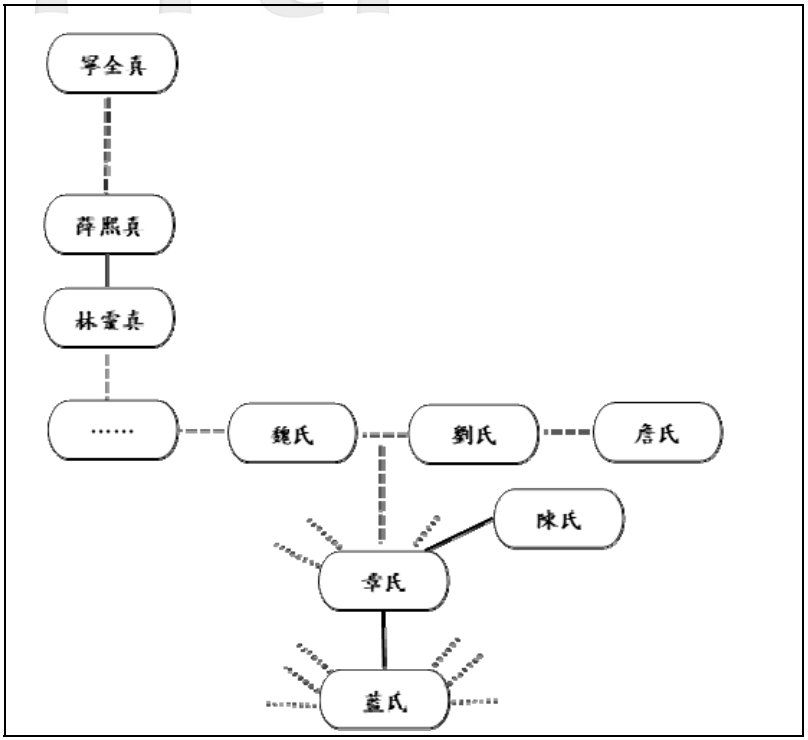


圖 1、藍氏道壇道法譜系上溯示意圖[11]

翻檢藍氏《師爺科》，書中以藍氏道壇的師承關係為中心，透過與其本司有直接師承的「傳教師」章氏道壇師派的遠宗近祖，回顧了宋元以來「傳罡度法歷代神頭師，壇上祖師、壇下度師」的道號、名諱。依其道人名錄逆序而論，清乾隆時藍靈真（德穩）師從「傳教師」章氏道壇（壇下季明真、章明真、陳應真等人），並依師範、祖法尊章顯真為師太祖、章靈真為師祖。明中後葉（嘉靖、萬曆之間），泰順章氏道壇除本家祖傳之外，又師承壽寧清度陳氏一派，尊陳法真為壇上祖師。[12] 章氏本家祖傳可能肇自元

[11] 圖中實線為直接師承關係，虛線為關係擬制，資料來源：《玉清靈寶無量度人上道．靈寶源流》、趙洋藍氏吉星堂《靈寶謝神請師爺科》（1976 年鈔本）。

[12] 泰順與壽寧毗鄰，兩地歷史上民間往來頻繁，聯繫密切。壽寧清度陳氏業道由來已久，

airiti

末明初活躍在溫州地區的一批道人，諸如祖師魏碧山、度師詹石溪等，而魏、詹等人或為林靈真再傳。[13] 元時溫州道教以林靈真最著，「為元溫州路玄學講師，繼升本路道錄」。林氏受法於薛熙真，遂遠宗東華派寧全真為祖師（1101-1181），[14] 故藍氏祖師科本題名以「靈寶」冠之。

二、後教諸師：地方道教知識的流動

在藍氏「請師爺科」中，緊接著「祖本宗師」後的段落羅列了「師兄」、「師弟」的道號、名諱。師兄、師弟的平輩稱謂，表明這樣一群道人與祖師科本的書寫者份屬同門。那麼，這個既能與人同輩相稱，又能寫定祖師科本的藍氏祖師究竟是誰？就此問題的思考，大體上可從三個方面展開——後教諸師的生平年代，祖師科本的書寫方式及其書寫原則。

如果能夠找到後教諸師的譜牒文獻並逐一加以佐證個人生平，固然理想。但就研究實際而言，未免事倍功半。所以，筆者擬採用教內文獻參證的方法，援引柘面雷氏道壇的《息接師父居》以為旁證（附圖 1）。柘面雷氏所居與趙洋藍氏相去不過三十多華里，更為靠近福建省的壽寧縣、福安縣、柘榮縣。據雷氏《師爺科》，雷氏道壇傳承至今已有明真、昌真、達真、廣真（颺真）、保真、建真等六代。除《師爺科》外，雷氏另有專門一類文本《息接師父居》流傳於世，條列明清時代各位祖師、師父的在職年代、鄉居坐落等。[15] 雷氏所藏《息接師父居》今有饒飈真道光二年（1822）抄

據傳始自北宋，明嘉靖大倭亂時人丁四散，道法無聞。詳參王秋桂主編、葉明生編著，《福建省壽寧縣閩山梨園教科儀本》，頁 1-6。

13 根據《道法會元》卷 244《玉清靈寶無上度人上道》之《水南林先生事實》，元代著名道士林靈真世家溫州平陽，在當地道名頗著，「弟子受道於公之門者，在州里不下百餘人。」

14 《道法會元》卷 244《玉清靈寶無上度人上道．靈寶源流》。

15 仔細比勘雷氏的《師爺科》與《息接師父居》，二者間道人姓名的重複率約在四分之一，故知《息接師父居》中亦有載其祖師事跡。重複者，在表二中以下劃線標識。

airiti

本、雷保真 2009 年抄本兩種。其中，雷保真據其父雷颺真舊本新謄抄出，而饒颺真舊本承自颺真祖父雷昌真底本，[16] 故雷颺真舊本內容較之雷昌真底本更加偏重於晚近年代，即嘉慶之後迤至光緒末年。茲將饒本、雷本內容整理、綜合，有如表 2 所示。

表 2、《息接師父居》所列道士名錄一覽表

序號	在職年代	道號/法名	鄉居坐落
01	天順三年	黃法現	在職，居麻園地崗坪灣仔
02	天順三年	黃肇江	在職，居泰邑田蕾崗灣底
03	天順三年	王先真	在職，居鐵爐嶺
04	天順三年	陳法顯	居王解崗仔龍
05	天啟二年	陳法明	居劉宅嶺口外
06	崇禎十三年	黃肇法	居泰邑麻地灣領頭洋
07	崇禎十三年	賴寧真	在職，居泰邑六都二保葉崗灣仔
08	崇禎十三年	賴任真	居六都二保坑底路下灣墳頭外灣
09	崇禎十六年	陳法顯	居王解崗仔龍
10	順治元年	藍廣真	在職，居前洋溪坪灣仔
11	順治元年	黃執真	居王崗峰田蕾崗
12	順治九年	范洪真	居龜伏馬仙宮崗下
13	順治十八年	毛法靈	在職，居富家洋烏楮崗金竹龍灣仔坪
14	康熙六十一年	葉靈真	在職，居雙崗坑嶺邊
15	雍正元年	葉法應	在職，居浙江省甌海道葉瑞洋龍頭崗
16	雍正元年	葉渺真	在職，居夾嶼洋塘後坪

16 據雷保真抄本封面，「原道光二年（壬午，1822）年四月饒颺真接雷昌真轉薦，父雷保真寧存雷颺真舊書抄出」。

airiti

17	雍正元年	章明真	居秀峰山排頭
18	乾隆八年	饒法旺	在職，居雅洋嶺下厝仔
19	乾隆九年	楊金秋	居章坑龍頭底上厝仔
20	乾隆十三年	楊處興	在職
21	乾隆十三年	饒飈真	在職，居吳邊嶺路下仔
22	乾隆十五年	沈靈真	居洋望沈家厝
23	乾隆廿一年	葉廣真	居彭坑外崗仔壩底坪坑邊
24	乾隆廿八年	黃風真	在職，居洋濱王峰山黃壟崗
25	乾隆廿八年	黃乙真	在職，居洋濱王峰山
26	乾隆三十二年	王法剛	居泰邑七都一龜伏水城大岡
27	乾隆三十七年	李仲流	在職，居十二都赤溪
28	嘉慶三年	黃乙真	居峰山
29	嘉慶十二年	黃顯真	在職，居泰邑六都二彭坑洋
30	嘉慶十二年	章聖真	居官安下境上宅
31	嘉慶十三年	楊振興	居章坑
32	嘉慶十三年	徐法靈	在職，居泰邑六都二坑兜
33	嘉慶十三年	徐振真	在職，居泰邑六都二坑兜
34	嘉慶十四年	黃法森	在職，居富家洋金竹龍崗仔平路底
35	道光二年	季元真	在職，居泰邑六都二保兜仔
36	道光十年	陳法高	居陳洋水尾厓師坪
37	道光十八年	李法顯	太上三五都功盟威經籙教李少當
38	道光二十一年	饒達真	
39	道光二十八年	徐法通	在職，居泰邑六都二坑兜
40	咸豐八年	徐援真	居泰邑六都二保坑兜

airiti

41	咸豐八年	葉法應	居泰邑六都二保葉瑞洋嶺尾
42	同治五年	陳亮真	在職
43	同治十三年	季道真	在職，居泰邑六都二保兜仔
44	同治十三年	季恒真	在職，居泰邑六都二保兜仔
45	光緒七年	鄭法廣	居田竈
46	光緒八年	蘇玉真	在職，居洋賓坑灣仔崗下
47	光緒廿八年	黃執之	
48	光緒三十一年	季盛真	在職，居泰邑六都二保兜仔

應當指出，雷氏所傳《息接師父居》並非是用於科儀的儀式文獻，而是歷代道士個人信息的記錄文本。值得注意的是，《息接師父居》採用了明清兩代的年號紀年法，以此表明所錄道人生時、在職的年代，不同於《祖師科》對道人羽化登真之後的追述補注。至於這些道人名姓得以記錄、形諸文本的事件背景，照其年月、地點相對集中的特點，概以社區性的日常法事或大型醮典儀式為契機的。

仔細查對，「章明真」、「章聖真」、「沈靈真」、「黃乙真」等人均在藍氏《師爺科》之列。傳教師章明真雍正元年（1722）即已在職，與之同時的傳教師季明真三傳至章聖真，章聖真在嘉慶十二年（1807）時仍然在職，而「師弟」之屬的「沈靈真」、「黃乙真」自乾隆中前期一直活躍至嘉慶初年（1740-1798），且二人在職年代應不晚於為 1740 年、1753 年。比之於藍氏道壇第一代藍靈真的在世年代（1755-1828），沈靈真、黃乙真皆高出一輩，推知二人應為藍靈真之傳教師陳應真的師弟（如圖 2 所示）。

airit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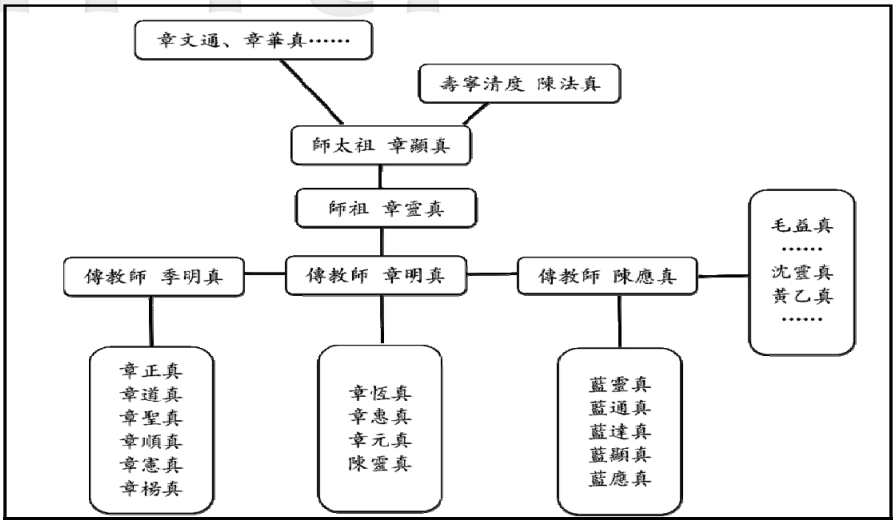


圖 2、泰順章氏壇下的道人傳法世系圖

可以想見，藍德穩最初受傳陳應真法籙時，從陳應真處抄出了記有壇上歷代祖師名諱的《師爺科》，並且保留了原本中陳應真所錄已經羽化了的師兄、師弟法名。這種照搬全抄式的書面保留，實質上是對科本書底傳統的沿襲。這種保留與沿襲，隨著嗣法弟度師付職、奏職開隆之後的身份、權力發生變化而有所改變。作為一名道士，他對祖師科本的文字話語，在繼承傳統文本底層的同時，也具備了通達神聖世界的個人書寫的資格和能力。由此可見，泰順地方道士對祖師科本的個人書寫行為，仍然恪守「生時不書，歿後增補」的時間準則，歷代以來皆由後世補充續寫。

除了同門師兄弟，「度職」儀式中的座師也是「前傳後教」諸師的重要組成。「度職」即「度師付職」，是泰順地方道教中分立新壇的傳統儀式之一。這一儀式傳統及其文獻基礎，在傳世道教經典文獻中至今仍可追溯。[17] 泰順當地「度師付職」，除度師以外，其座師系統由保舉師、證明師、引進

17 《上清靈寶大法》，《道藏》第 30 冊，頁 906-926。

airiti

師、交職師、提舉師、提度師、籙功師、交籙師、監度師等十多位道士組成。這些道士在儀式中充任的角色雖然名目不一，但都保留了度師、保舉師、監度師等核心人物的基本構成，不失古代道教的儀式傳統。[18] 這些座師人選的產生，依照血緣、法緣的原理，無外乎同族、同門。彼時藍德穩的度師付職儀式，陳應真的同門師兄弟也極有可能充任座師，而這些座師被藍氏道壇視為「祖本宗師，前傳後教歷代師父」。

藉由泰順南部流傳的《息接師父居》、《祖師科》、《師爺科》等文獻，梳理當中錯綜複雜的人物關係，不難看出歷代以來當地道士形成了一個地方道教的社會關係網絡。在此網絡中，除了道壇與道壇、道士與道士之間的人際關係，更為重要的，則是貫穿其中的地方道教知識的流動性。換言之，無論是「祖本宗師」還是「前傳師父」、「後教師父」乃至於「息接師父」，諸如此類人際關係的界定、區別，實質上反映了地方道教知識以不同方式在不同時代、不同範圍、不同程度的流動。諸師之中，除了投帖拜師、傳法授籙的祖師、本師屬於「前傳」一系，其餘皆在「後教」之列——據其道教知識流動從無到有、由淺入深的程度不同，可以分作「息接」、「後教」、「歸壇」三種類型。

所謂「息接」，關鍵在於「息」的理解。從其字面，徑解為「氣息」，可引申為生氣、風采。按《息接師父居》內容，所錄的確為生時、在職的道士，即對當時當世有交往的道士記錄在案，而此類交往一般是以道壇、法場為主要場域的，彼此存在共同執業的可能性。「後教」即共同執業、相互合作的關係產物，是在法場的儀式實踐中不斷形成的知識流傳。[19] 此類「後教」形式多樣，諸如科本的借鑒與傳抄、法場香務的幫辦與配合等。如果將「息接」與「後教」認為是道士個體之間的知識聯繫，那麼「歸壇」

---

18 《上清靈寶大法》，《道藏》第 30 冊，頁 640。

19 至於法場中的知識共用與交流，有關臺灣北部林厝派傳說，林悅純正因其道士出身，才能在劉厝擔任香辦時，熟練地記誦文檢、默寫科書。詳見勞格文，〈臺灣北部正一派道士譜系〉，頁 32。

airiti

則是建立在道士個人關係基礎之上的道壇聯繫，即道壇之間的知識傳承。當無嗣無徒的道壇面臨道法失傳、香火斷滅的結局時，會從長期合作的同道中擇賢選能，向其傳出本壇的道術秘訣、科書文本、法器神圖，從而將本壇香火歸入其道壇，即稱之為「歸壇」。質言之，「歸壇」實際上是道壇之間臨時性的指定傳承，是利用地方道教社會網絡保存和傳承道教知識體系。需要指出的是，在泰順南部從「息接」到「歸壇」的地方道教知識流動過程中，「息」與「香火」是一組殊為重要的觀念。前者是道士個人生命的代表，後者則是道壇存續與否的象徵。

三、境界地主：民間道壇的地域空間

除了傳教師的師兄弟、「度職」儀式的座師，可以「後教」。後教諸師中尚有許多不具名姓的隨行、夾擔師爺，以及四鄉各處的靈壇古跡，還有許多帶有亦祖亦神性質的高功聖賢。茲將藍氏《師爺科》相關部分節錄如下：

> 玉堂門下文武法壇前傳後教歷代祖本宗師籙中官將……
> 拜請師男弟子奉祀隨行香火，五營兵馬列位神祗，馬仙佛，大帝爺，夫人奶，南朝殿，風火院，紫荊山，黃碧山；城隍，土地，香火；風門坳劉樹通法官，趙洋唐後壟吉星堂樓中奉祀文武法壇閭茆二洞前傳後教祖本尊師，里嶺衡山堂奉祀文武法壇閭茆二洞祖本尊師，安上宅左邊樓中奉祀文武法壇閭茆二洞祖本尊師，六都二排頭文、武法壇前傳後教閭、茆二洞祖本尊師，仕洋排心里隨擔聖賢，黃連山寶善堂夾擔師爺，**薛宅普後**夾擔師爺，陳洋尪師坪靈壇古跡，坑尾山仙庫岩靈壇古跡，峽嶼靈壇古跡，十七都山頭隨擔聖賢，葉嶺樵坑灣靈壇古跡隨擔聖賢，龍璇靈壇孤寂隨擔聖賢，曜胡前靈壇古跡隨擔聖賢，柘頭隨擔聖賢。

airiti

浙閩兩省五營兵馬、列位祖本尊師、一切神祇，道場會上三界。

這段文字在「祖本宗師」、「前傳後教」之後，詳細列舉了壇下師男弟子外出做法事所需拜請的「隨行香火」、「夾擔聖賢」和「靈壇古跡隨擔聖賢」，以作為法事必備、法術靈驗的充分條件。「隨行香火」包括了籙中官將、五營兵馬、地方神靈、城隍土地等，而「夾擔聖賢」、「靈壇古跡隨擔聖賢」將趙洋及其周邊四鄉著名的壇口、法堂盡數列舉。在「夾擔聖賢」中，我們注意到有「薛宅普後夾擔師爺」一條，此說足以旁證民國《藍氏族譜》中藍德穩學法於薛洪真之說並不確切。據此而論，薛氏充其量祇是藍氏「後教」諸師之一，並非祖師。

此外，「後教」諸師的構成系統，除了不同層級的神明、師父，還暗含了一個地方空間的邏輯。如果將這段文字與《息接師父居》相結合，我們不難發現在泰順南部以及鄰省福鼎、福安的鄉村世界中，諸如六都二、陳洋尪師坪、峽嶼、十七都等地，都是當地頗為古老或聲名卓著的民間道壇。這些壇口之間的彼此聯繫所形成的地域範圍及其時空聯繫，不單單局限於泰順縣內南隅，乃至跨越了省界，直至福建福鼎、福安縣內的部分地區，即所謂「浙閩兩省五營兵馬、列位祖本尊師、一切神祇」。與此同時，這樣一個橫跨浙閩省界的民間道壇地域聯合的出現，也反映了地理空間、行政區劃對於道教組織地方化潛移默化的影響和作用。

中國古代道教最早的地方組織，可以追溯到漢代天師道的「治」。[20]「治」，首先是實行政教一體化的組織控制方式，即所謂「天師立治置職，猶陽官郡縣城府治理民物。奉道者皆編戶著籍，各有所屬」。[21] 此外，「治」作為一種空間概念外延，還是一個擁有道士和廟宇作為轄區中心的神聖地

20 王純五，《天師道二十四治考》。

21 陸修靜《陸先生道門科略》，「置二十四治、三十六靖廬，內外道士二千四百人，下千二百官章」，又「天師立治置職，猶陽官郡縣城府治理民物。奉道者皆編户著籍，各有所屬……民各投集本治，師當改治錄籍」，《道藏》第 24 冊，頁 778-779。

airiti

理空間（「聖域」）。[22] 而在中國古代宗教傳統的研究中，由於缺乏類似於「教區」的地域意識或空間概念，進而疏於考察其聚落地理與神聖空間之間的內在邏輯，及其形成、演變的歷史過程。

魏晉以來，道教教團組織得以發展。「治」中原本用於宗教儀式、治療的「靜室」、「靖廬」作為教區、教會中心的象徵而存在，成為六朝道教基層組織新的核心。[23] 南宋時，具有建壇設醮功能的「靖」作為民間的道教教區和傳教場所，已經遍佈南方——「大凡奉法之士，其所以立香火之地，不可不奏請靖額也」。[24] 以上藉由對「治」、「靖」流變的簡單梳理，可以發現二者內涵不乏共通之處，都是一種宗教控制方式，都是傳教行法的教區空間，而且教區治理都採取了「中心——區域」的空間結構。然而，各自教區統轄機制的大相徑庭，造成了後世宮觀道教與地方道教的分野。以廟宇為中心的教區，由於廟宇建築和道士群體受到中古佛教僧團組織建設的影響，形成了以出家授籙、受持戒律、誦經禮拜、集體修行為主要特徵的宮觀體制；而以靖廬、靖壇為中心的教區相對鬆散，依然保持了在家奉道、個體修行、齋醮科儀等古代道教傳統，並且延續至今。

至於後者，由於近世以來地方化的外在表現形式，各地大相徑庭。在湘中梅山地區，明清時期擁有「法術」的儀式專家歿後化身「家主」（祖先祭祀）或「地主」（地域神明），暗示了儀式專家生前、身後都具有建構和支配地域空間的觀念。[25] 在江南地區，「門圖」的地緣含義，則具有明確的地理界限、空間範圍，「每個轄區屬於同一儀式專家家庭，這些家庭擁有世襲權利來主持轄區內的儀式」。[26] 在溫州樂清一帶，民國時期《樂清縣道教

---

22 傅飛嵐（Franciscus Verellen）著，呂鵬志譯，〈二十四治和早期天師道的空間與科儀結構〉。

23 吉川忠夫撰，許洋主譯，〈靜室考〉，頁 451。趙益，〈三張「二十四治」與東晉南方道教「靜室」之關係〉。

24 《鶴林法語》，《海瓊白眞人語錄》卷 2，《道藏》第 33 冊，頁 124。

25 呂永昇、李新吾，〈神明，祖先，儀式專家：明以降梅山「家主」與「地主」信仰〉。

26 高萬桑（Vincent Goossaert），《江南本土儀式專家授權及管控（1850—1950 年）初探》，

airiti

協會第四、五區聯合分會章程》明文規定，「會員營業門圖經懺，須照原有地點，不得相互侵越，免致糾紛」，[27] 專就會員日常法事經營活動的空間範圍做出限制。這本質上是由儀式專家固定為區內雇主提供宗教服務，類似商業行會的契約關係。[28]

具體到泰順縣內，師承各壇的徒眾弟子將祖壇文本和儀式傳統帶到各自鄉村，不斷促進地方道教知識和組織的空間分化。這種空間分化的結果，在各壇請神簿「地主科」文本中得到集中體現。「凡通都大邑以及山居村落，莫不立廟。歲時伏臘奉神報賽於茲。諺所稱為『地主宮』者，揆諸祀典，捍患禦災其有功於民者，則祀之意非迷信。」[29] 一般而言，「地主科」都是以村落為單位，以村廟為線索，對鄰近村落廟宇地主神明的系統記錄。

泰順北部道壇的「地主科」，常名之以「請某都某甲地主科」，即「都甲地主」科。書中各種神明又分為府縣、都甲、村落。各級地方與神明等級相互對應，並與現實官僚體系相互平行，如府城隍與知府、縣城隍與知縣等（詳見附錄 2）。明代晚期的泰順鄉人包大方亦曾指出，「明有人而幽有神。德不馨則怨恫可畏，故以典祀繼之，而安民事神者誰？則官師是賴！此幽、明之主也」。[30] 幽明之間的權力對應關係具有雙重含義，不單是官員權能在神明世界中的直接伸張，同時也是「神明擬人化」過程中權威塑造的客觀依據。陰陽對應的意識觀念與鄉都里甲的制度框架的結合，是「地主科」文本邏輯得以成立的重要基礎，這一套制度淵源又與明初國家「陰翊王度」的宗教政策和地方上的里甲制度，不無聯繫。

泰順南部的「地主科」顯得較為鬆散和靈活，慣以「境界地主」統稱

頁 35。

27 民國《樂清縣道教會第四、五區聯合分會章程及會員登記冊》，浙江省檔案館藏。

28 張雪松，〈明清以來中國佛教「門眷」制度述評——兼與日本佛教「檀家」制度比較〉。

29 董憲曾，〈重修陶二府君廟記〉，同治十三年撰（1874），見於下洪《古洪溪口陶氏族譜》，1943 年。

30 包大方，〈重修泰順縣誌序〉，《崇禎泰順縣誌》，孫孟晉據玉海樓藏本 1935 年抄，泰順縣檔案館藏。

airiti

之。以雷氏道壇的數種「境界地主」而論，通常將同一方向上鄰近的數個村落歸為一個片區，稱之為「境界」，再逐一尊請各村各社廟宇的大小神明，不一而足。「境界地主」文本編纂的靈活性，很大程度上與當地道士長期以來固定往來兩省的經懺活動有關，特別是到福建福安、福鼎做法的日常法事。這類文本的鬆散性，或因當地界連浙閩兩省的邊緣性，兩省州縣的地方行政力量介入未深。[31] 這種簡化了地方都圖里甲的「地主科」，對浙閩兩地道士的科儀而言，甚為簡便實用。

儘管從地方行政區劃的層級來看，泰順北部的「地主科」較之南部更為嚴密。但是不論「境界地主」抑或「都甲地主」，村廟地主神明在泰順當地鄉村生活中的重要性都是顯而易見的。在傳統中國的農村社會中，村廟「作為自然形成的村落核心，呈現著本源性的面貌。但另一方面，它也有相當的人為性，換言之，從中也可窺見它與國家聯繫的方面。」[32] 前者或與村落開發、宗族發展相關，而後者則是指祭祀組織、村落組織與國家的關係。

四、尾聲

在泰順當地的傳法度職、安立靖壇、開隆奏職等一系列有關道壇組織建設的儀式中，「宜用本命」的原則突顯了民間道壇的道士、法師具有相對獨立的個體自主性，從而將個人納入到地方道教的宗教、地方傳統當中。與佛教寺廟房頭、道教宮觀叢林等體制化的集體生活相比，火居道士在鄉村中的生活方式，是以個人家庭生活的地緣為基礎，以常年處理家居村落周邊社區成員生老病死的各種齋醮科儀為主要營生。與此密切相關的，則

31 溫州地方學者胡珠生先生在《溫州攔街福請神譜》一文中，認為是本科書的神譜寫定，為清永嘉縣道會司的正式文件。此一判定，表明了地方行政力量在社區宗教儀式生活中的存在。詳參胡珠生，〈溫州攔街福神譜〉。

32 酒井忠夫等監修，朱越利、徐遠和等譯，《道教》（第二卷），頁 154。

airiti

是道教在民間的傳衍、流布一直以地方上諸社會關係為紐帶，諸如姻親、家族、親友、同門、同道。這些不同的側面俱表明：作為儀式專家的地方道士，其本身作為地方社會的成員與組成，始終與當地社會有密切關係，並且在地方儀式事務和宗教生活中，一直扮演著重要角色，發揮著積極作用。[33]

地方上有影響力的教派師門、地域性的道壇合作或聯合（本司、諸靖、各壇）、同一師派道壇組成的道教家族（道法）、同一祖先傳法的道士家族（宗法）等，諸如此類道壇組織、道士組織，往往被以地方道教社會關係視之，不免流於籠統，或待延展。在泰順縣內的道教組織中，道壇歸併、祖師認定、道法傳承、科本抄習等，同時亦受到來自地方傳統的潛移默化。即使在道壇組織相對鬆散的情況下，以家庭、村落、師門、家門等不同範疇內的道壇集合、道士群體，仍能保持相對穩定的關係網絡，展開合作，分享知識。

在民間宗教文獻中，地方道教文獻之寫成，其內在邏輯在結構上表現出教派傳統與地方屬性的二重特徵,在固守教派傳統的同時，也富有鮮明的地方特色。《祖師科》結合家譜文獻世系、傳記等內容，可以復原其中的人名、生平、功業等信息，還原出道壇歷史的時間序列和人物關係。《地主科》參證方志、家譜材料，不僅可以劃定道壇組織活動的傳統地域範圍，乃至梳理各村廟地主神明的事蹟，重現地方開發的移民歷史和開發過程。諸如此類的研究，都是對民間道壇文獻歷史價值的重新發現和再利用。透過地方道士個人的生活場景、職業週期及其生命歷史，返諸其抄錄、使用、流傳的科儀文本，不難發現地方道教儀式文獻除了作為道術法術的文字記錄，同時也是其個人生活記錄的一部分，進而能作為一種基層社會史料而加以研究，也未嘗不可。

（本文於 2017 年 3 月 3 日收稿，2017 年 4 月 20 日通過刊登）

33 康豹（Paul Katz），〈中國帝制晚期以降寺廟儀式在地方社會的功能〉。

airiti

附錄 1、《靈寶謝神請師爺科》

（本靖俱仝灑淨、變食、三淨咒。）

奏請玉清聖境元始天尊、上清真境靈寶天尊、太清仙境道德天尊，太上昊天金闕至尊玉皇上帝、太乙救苦天尊青上帝、中天星主紫微大帝，日、月二宮天子，南、北兩斗星君，三官、五嶽聖帝，水府龍神，諸司聖眾。

（本靖此起）拜請師男、弟子奉祀閭、茅二洞祖本宗師。

本司炁眞保元靖顯興壇合壇天將雷神，本司致道通真靖顯濟壇合壇天將雷神，虛自通真靖顯達壇，通靈法顯[靖]救濟壇，洞真自然靖廣靈壇，中虛全真靖金靈壇，通靈顯應靖合壇天將雷神；本司致道通真靖雷霆興法壇，通真道化靖通靈壇，保真洞微靖顯靈壇，真元施法靖百神成應壇，混合明真靖廣濟壇，護壇將兵感應靖顯應壇，洞仙召靈靖顯通壇祖師。

祖師三天扶教輔元大法天師，六合高明上帝，祖師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玄中大法天師，天地水府三元三品三官大帝，三清上聖，十極高真，三衙教主靈寶天尊，靈山教主釋迦大聖，觀音大聖，龍樹大聖，真武大聖，普庵祖師，山長真人魯班仙師，巧計夫人玄女七娘，藥尚真人，玄壇關、趙二大元帥，六丁六甲神將，龜、蛇二將。

拜請本靖壇主玉封天下正神五位五顯靈官大帝，臨水正宮三殿夫人，孔夫聖人仙師，姜太公，單槍匹馬林四公，英顯都庵師公，廣明元帥張十五師公，靈官馬元帥，牛黃百部將軍，張天師，李天師，葉、梁天師，雷令欻火豁落司院諸大元帥，八卦龐、劉二大將，六門巧計以大將，仙峰白蛇大將軍，東嶽地祗副元帥，地司太歲敫元帥，濟生、度厄二大元帥，溫、李、鐵、劉、梁、康、張、岳、猛、韋十大元帥，陳、馬、朱三大元帥，唐、葛、周三大將軍，唐兇院苟、畢二大元帥，捉、縛、枷、拷四大猛將，天蓬都[天]元帥，天猷副元帥，翌聖保德真君，佑聖真武真君，護壇溫、康二大元帥，護法六洞，本司官將吏兵，閭山洞主許九郎，茆山法主李三郎，仙師二郎，蘆受三郎，三十六員大將，八十天兵；

airiti

修尪作福先師，起神動土先師，修齋設醮先師，禳星度關解厄先師，藏形曠影先師，飛宮走白先師，明存作變先師，諸符咒水先師，起火發火敕竹先師，行罡湧水先師，收瘟扱氣先師，除瘟斷毒先師，收亡殯殮先師，祈晴禱雨先師，吊樓放樓先師，收驚出碓先師，七十二部細法先師，年月日時四值功曹，扶身護命功曹，扶印扶擔功曹，行符咒水功曹，佈罡運斗功曹，至心臨口聖功曹，東厨玉堂門下迎接閭山洞主、茆山洞主，師主、禁主、旌陽寨主、管軍元帥，白河臨水正宮夫人奶娘，師男大公、師男小公，祖真馱公；

傳罡度法歷代神頭師，壇上祖師、壇下度師，七十二部細法仙師，朝侯尊主，祿壽師爺，開光贊化救苦先生寧真人，東夆林先生，金嬉魏先生，祖師碧山魏先生，太素魏、海雲魏先生，金林劉先生，源清劉先生，活源劉先生，度師石溪瞻[詹]先生，善緣瞻[詹]先生，深澗林先生，炳旺林先生，文通師公章先生，華真師公章先生，時真師公章先生，成真師公章先生，演真師公章先生，世達師公章先生，王處真先生，金法真先生師爺，翁法顯師公，徐德寶師爺，陳法通師公，陳永真師公，陳元真師公，劉印真師爺，陳尅仁師公，劉士元師爺，劉振東師爺，錢法興師爺，王法顯師爺，王法吉師爺；

壽寧清度陳法真師祖，徐德輔師父，季法興師公，季法顯師公，季靈真先生，師太祖章顯真師公，師祖章靈真師公，傳教師季明真先生，章正真師公，章道真師爺，章聖真師公，章順真師爺，章憲真師爺，章楊真師爺；

傳教師章明真先生，章恆真先生，章惠/元真先生，陳靈真先生；

傳教師父陳應真先生，趙洋太祖藍靈真，師祖藍通真師公，藍達真師公，藍顯真先生，藍應真先生；

師兄毛益真先生，師弟陳德真先生，溫靈真先生，黃乙真先生，吳銘/通真先生，李法應先生，蔡法進先生，王玉/壬真先生，葉永/太真先生，胡顯/明真先生，蔡顯真先生，林成/永真先生，章法通/士標先生，季法靈先生，

airiti

董明真/法明先生，楊法寶/達真先生，楊德真先生，潘法旺/顯先生，葉法行/顯真先生，章法真先生，季德真先生，王明真先生，沈靈真先生，謝永真先生，雷法顯先生，李法明先生。

玉堂門下文武法壇、前傳後教、歷代祖本宗師籙中官將，五營兵馬列位神祗；馬仙佛，大帝爺，夫人奶，南朝殿，風火院，紫荊山，黃碧山；城隍，土地，香火；

拜請師男弟子奉祀隨行香火：趙四大公，趙洋水尾龍宮馬氏天仙菩薩，五顯靈官大帝，陳氏三位夫人，長生土地興福龍神，境上楊府真君，張家宮地主張四/三七大公，白馬三位明王，銅/鐵甲將軍，風門坳劉樹通法官；趙洋唐後壟吉星堂樓中奉祀文、武法壇閭、茆二洞前傳後教祖本尊師，里嶺衡山堂奉祀文、武法壇閭、茆二洞祖本尊師，安上宅左邊樓中奉祀文、武法壇閭、茆二洞尊本尊師，六都二排頭文、武法壇前傳後教閭、茆二洞祖本尊師，仕洋排心里隨擔聖賢，黃連山寶善堂夾擔師爺，薛宅普後夾擔師爺，陳洋尪師坪靈壇古跡，坑尾山仙庫岩靈壇古跡，峽嶼靈壇古跡，十七都山頭隨擔聖賢，葉嶺樵坑灣靈壇古跡隨擔聖賢，龍璇靈壇孤寂隨擔聖賢，曜胡前靈壇古跡隨擔聖賢，柘頭隨擔聖賢；浙閩兩省五營兵馬、列位祖本尊師、一切神祗，道場會上三界。

自云謝神筵中單請降臨、勸酒、通情。

airit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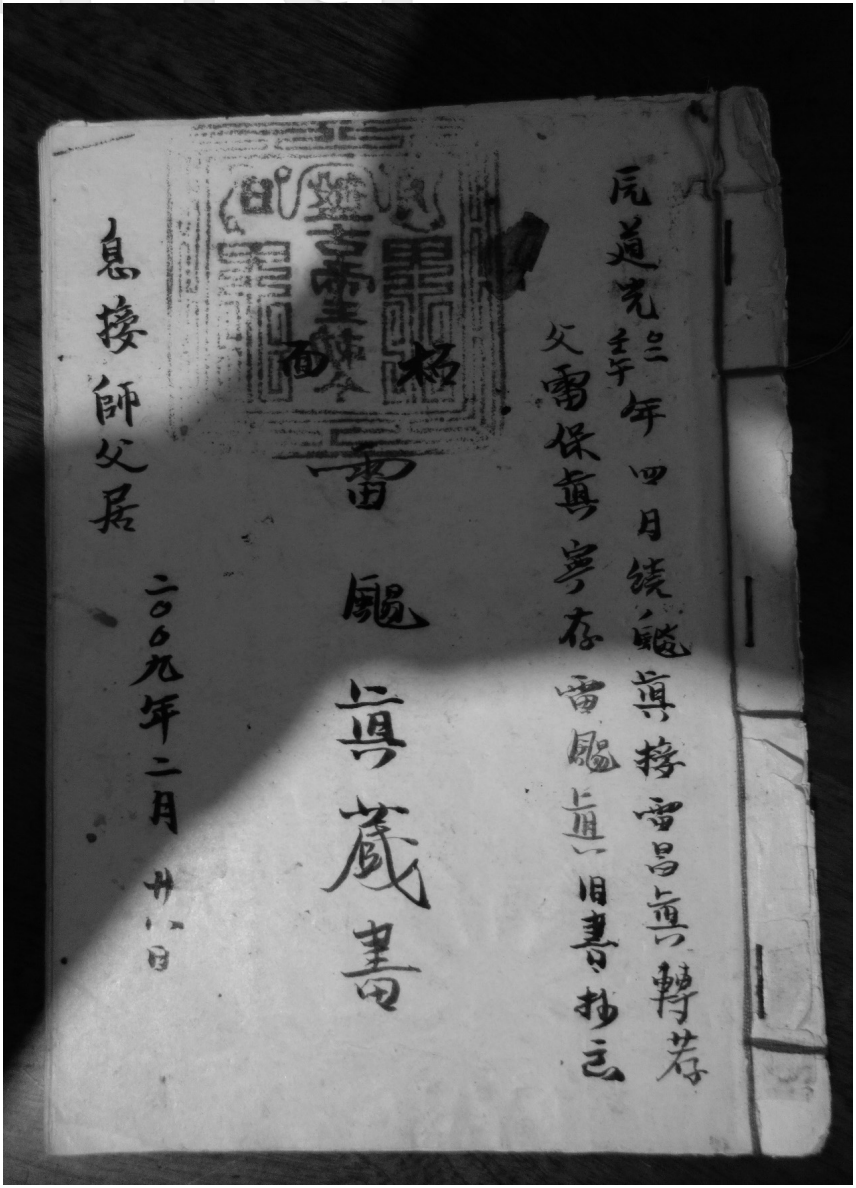
附錄 2、《請四都二甲四鄰地主科》

溫州府城隍老爺；泰順縣城隍司尊神；玉溪大殿當境地主徐三大公，把筆判官神君，把縛[簿]判官神君，二大神將。

玉溪界內東洋、坑邊、岩頭、東嶴、小嶺、石柱、爐坑五位五顯靈官大帝，左衙千里眼先生，右衙順風耳先生；鼓樓山昊天金闕大堂遊[仙]大殿馬氏真仙菩薩、右衙馬相公、東海隨行葉大都[天]元帥爺爺，五位[五顯]靈官大帝，五方感應行雨龍王，土地公公；鼓樓山湯氏夫人，金童、玉女，土地公公；望樓亭南無觀世音菩薩，三元三品三官大帝，玄天上帝，五位[五顯靈官]大帝，土地公公；徐嶴玄天上帝，四大元帥。

當境地主橋頭新宮楊府侯王眾位聖賢；東洋水尾宮地主大公徐三府君，二大神將，土地公公，敕封護國陳、林、李三位太后元君、十四夫人、十五夫人、大奶、林九夫人、大奶師兄陳二相公、靈通舍人部下王、楊二神將，文昌帝君，招財爺爺；本司保命護身陳必師爺。半路地主蔡六公、陳大公；夏家山地主聖生師父、大德先師；下洪地主陶二公；葛洋地主陶八公；東家山、五蒲地主翁二公、翁四九公；北山宮、塔林洋尾宮馬氏真仙菩薩，盧、馬二位相公，葉大都天元帥爺爺，夫人大奶，王、楊二將，徐三大公，土地公公，眾位諸佛；村尾橋玄天上帝，四大元帥；王家山王一相公、王二真人；王家堂地主包六公；胡排頭地主十三公；後頭地主林大、二、三公；山后地主葉十公；洪口開山地主大聖公；莒岡地主大聖公；江口地主祭酒公；漈頭卓相公；漈下包、吳二相公；周坑周九公；連山連九公；朱嶴朱十公；南照[嶠]包大公；翁山十七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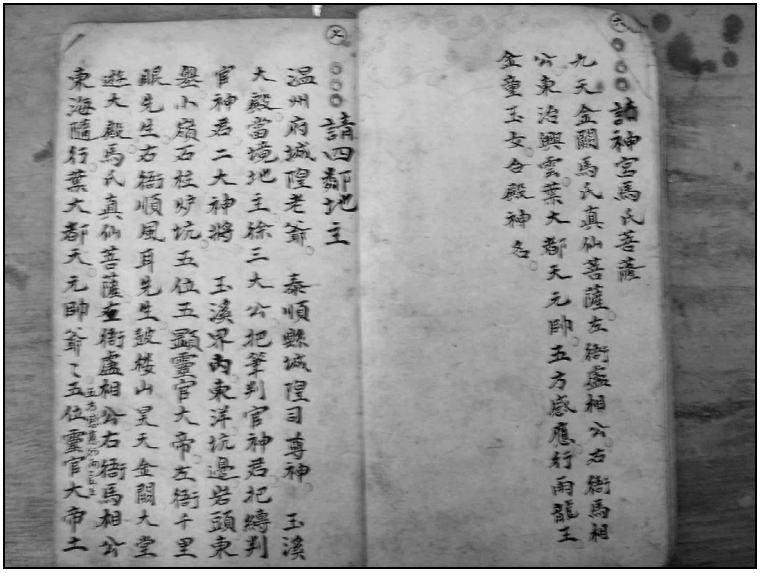
airiti



附圖 1、雷氏《息接師父居》鈔本封面

airiti

附圖 2、洪溪齊氏顯應靖壇



附圖 3、雷氏武靈靖感應壇《請四鄰地主》鈔本（部分）

airiti

引用書目

傳統文獻

《道法會元》，收入《道藏》，第 28 冊，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書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包大方，《崇禎泰順縣誌》，孫孟晉據玉海樓藏本 1935 年抄，泰順縣檔案館藏。

白玉蟾，1988，《海瓊白真人語錄》，收入《道藏》，第 33 冊，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書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金允中，1988，《上清靈寶大法》，收入《道藏》，第 30 冊，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書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柘面雷氏道壇，《息接師父居》，（饒飈真道光二年[1822]抄本、雷保真 2009 抄本兩種）。

泰順趙洋藍氏吉星堂，《靈寶謝神請師爺科》（1976 年鈔本）。

陸修靜，1988，《陸先生道門科略》，收入《道藏》，第 24 冊，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書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塗鼎鼐、包大方等纂修，《（崇禎）泰順縣誌》，孫孟晉 1935 年抄本，泰順：泰順縣檔案館藏。

董憲曾，〈重修陶二府君廟記〉，同治十三年（1874）撰，收於《古洪溪口陶氏族譜》，1943。

近人論著

丁煌，1990，〈台南世業道士陳、曾二家初探：以其家世、傳衍及文物散佚為主題略論〉，《道教學探索》，3，頁 283-357。

王純五，1996，《天師道二十四治考》，成都：四川大學出版。

吉川忠夫著，許洋主譯，1993，《靜室考》，收入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七卷「思想宗教」，北京：中華書局。

airiti

呂永昇、李新吾，2015，〈神明，祖先，儀式專家：明以降梅山「家主」與「地主」信仰〉，《民俗曲藝》，183，臺北：施合鄭基金會，頁 45-104。

李志鴻，2011，《道教天心正法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周孔華、阮珍生、葉聖益、周國鈐等纂，1999，《溫州道教通覽》，香港：天馬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林拓，2004，《文化的地理過程分析：福建文化的地域性考察》，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酒井忠夫等監修，朱越利、徐遠和等譯，1992，《道教》（第二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高萬桑（Vincent Goossaert）著，潘君亮譯，2014，〈江南本土儀式專家授權及管控（1850-1950 年）初探〉，收入王崗、李天綱主編《中國近世地方社會中的宗教與國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康豹（Paul Katz），2010，〈中國帝制晚期以降寺廟儀式在地方社會的功能〉，收入林富士主編，《中國史新論．宗教史分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頁 375-412。

張雪松，2014，〈明清以來中國佛教「門眷」制度述評—兼與日本佛教「檀家」制度比較〉，收入學愚主編，《佛教文化與現代實踐》，香港：中華書局，頁 278-290。

張雪松，2015，《佛教「法緣宗族」研究：中國宗教組織模式探析》，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

傅飛嵐（Franciscus Verellen）著，呂鵬志譯，2002，〈二十四治和早期天師道的空間與科儀結構〉，《法國漢學》第七輯「宗教史專號」，北京：中華書局，頁 212-253。

勞格文（John Lagerwey）著，譚偉倫譯，2002，〈詞彙的問題—我們應如何討論中國宗教？〉，《法國漢學》第七輯「宗教史專號」，北京：中華書局。

曾維加，2005，〈〈太平經〉中的家族倫理觀及其在道教組織中的表現〉，《西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11。

airiti

葉明生，1995，〈閩西南道教閭山派傳度中心永福探秘〉，《民俗曲藝》，94/95，頁 167-206。

葉明生纂，2007，《福建省壽寧縣閭山梨園教科儀本》，收入王秋桂主編，《中國傳統科儀本匯編》第 11 種，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劉仲宇，2014，《道教授籙制度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

謝聰輝，2009，〈大人宮翁家族譜與道壇源流考述〉，《臺灣史研究》，16：2，頁 205-258。

Lagerwey, John. 1988. “Les lignées taoïstes du Nord de Taiwan,” *Cahiers d’Extrême-Asie*, 4, pp. 127-143.（中譯本：勞格文著、許麗玲譯，1996，〈臺灣北部正一派道士譜系〉，《民俗曲藝》，103，頁 31-47。）

Lagerwey, John. 1989-1990. “Les lignées taoïstes du Nord de Taiwan (suite et fin),” *Cahiers d’Extrême-Asie*, 5, pp. 355-368.（中譯本：勞格文著、許麗玲譯，1998，〈臺灣北部正一派道士譜系（續篇）〉，《民俗曲藝》，114，頁 83-98。）

airiti

Patriarchs and Lords of the Land: The Textual Formation of the History of Local Daoist Altars—An Example in Southern Taishun, Zhejiang

Qi Gang*

Abstract

Taishun 泰順 County, located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Zhejiang 浙江 Province, borders Fujian 福建 to the north. As a result, its local history and culture has qualities of the two provinces; the historical features of local Daoist traditions are no exception. This research takes as its focus two liturgical texts for deity invocations—the *Zushi ke* 祖師科 (Rituals for Inviting Patriarchs) and the *Dizhu ke* 地主科 (Rituals for Inviting Lords of the Land)--that have been transmitted in the Lei and Lan family altars. Through reference to other ritual texts, genealogies, and gazetteers, examining both documents internal and external to the lineages and utilizing two indigenous concepts, *shumian* 書面 (book cover) and *shudi* 書底 (book substratum), in order to analyze them, I attempt to systematically demonstrate the representational methods and textual logic that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historical formulation of the Daoist altars across time and space. In fact,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meanings of an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for this area attempt to further demonstrate that the formation of local Daoist networks and circulation of knowledge in southern Taishun is not only an integral component of historical research on local Daoism, but also a key factor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es since the Song 宋 and Yuan 元 dynasties of Daoism's localization in Wenzhou 溫州, and especially in the border areas of southern Zhejiang and northern Fujian.

Keywords: Taishun 泰順, *Zushi ke* 祖師科 (Rituals for Inviting Patriarchs), *Dizhu ke* 地主科 (Rituals for Inviting Lords of the Land), time, space

* Center for Research on Local Historical Documents Xiamen University.